

愛情也許無法治癒自閉症。
可是對我來說，
這就是醫生指定用來治療人類靈魂的藥方。

莫札特與鯨

*Mozart
and
the Whale*

Jerry Newport · Mary Newport

Johnny Dodd · 著

謝靜雯 · 譯

Mozart and the Whale

莫札特與鯨

Jerry Newport
Mary Newport
Johnny Dodd • 著
謝靜雯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Voice 16

莫札特與鯨

Mozart and the Whale

作者◆傑瑞·紐波特 (Jerry Newport)

瑪麗·紐波特 (Mary Newport)

強尼·達德 (Johnny Dodd)

譯者◆謝靜雯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李俊男

責任編輯◆許景理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MOZART AND THE WHALE by

Jerry Newport, Mary Newport and Johnny Dodd

Copyright © 2007 by Jerry Newport, Mary Newport and Johnny Dodd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uthor c/o Liza Dawson Associates,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9 年 6 月

定價：新台幣 280 元



ISBN 978-957-05-2385-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讚辭

一趟奇異的旅程，深入兩種截然不同的心靈世界。絕對引人入勝。

——天寶·葛蘭汀（Temple Grandin），《傾聽動物心語》
（*Animals in Translation*）作者

有自閉症親戚或友人的人展讀本書將受益無窮……本書為病情處在各個不同階段的自閉症者提出了種種實際可行的可能作法。

——《溫斯頓-塞倫日報》（*Winston-Salem Journal*）

透過他們的奮鬥與勝利，傑瑞與瑪麗·紐波特呈現給我們的是：身為人的真義，以及愛真的能征服一切。

——史蒂芬·蕭爾（Stephen Shore），《破牆而出：我與自閉症、亞斯伯格症共處的日子》（*Beyond the Wall: Personal Experiences with Autism and Asperger Syndrome*）作者、與人合著有《瞭解自閉症的簡易入門》（*Understanding Autism for Dummies*）；新英格蘭亞斯伯格症協會名譽會長

多數描述磨難的故事為了迎合大眾而故作多愁善感，但是傑瑞與瑪麗卻秉持著讓人心如刀絞的誠實與真誠的詩意，帶領我們走過他們追尋愛的旅程。

——尤絲塔西亞·卡特勒（Eustacia Cutler），《我口袋裡的荊棘：天寶·葛蘭汀的母親敘說家庭經歷》（*A Thorn in My Pocket: Temple Grandin's Mother Tells the Family Story*）

本書證明愛情有時的確足以讓人衝破種種困境而勝過一切，讀者會為之動容並備受啟發。

——《土桑市民報》（*Tucson Citizen*）

閱讀《莫札特與鯨》好似目睹一場火車意外，緊扣心弦、痛徹心腑、勾魂攝魄、怵目驚心——無法稍移目光。

——《田納西人報》（*Tennessean*）（納什維爾）

這本精彩非凡的書，引領讀者進入兩位非比尋常又天賦異秉的人之所思所感，因而替亞斯伯格症增添了人性的面貌。我跟患有亞斯伯格症的孩童與成人共事幾十年，不過，針對這種令人大惑不解的病症，紐波特夫婦寫的這本書所提供的重要資訊，比起任何教科書都來的豐富。《莫札特與鯨》是一本重要且珍貴的書，以尊重與尊嚴將故事娓娓道來。這本書會讓你深入理解這群特殊人士……以及這種天天對他們造成衝擊的病症。

——理查·拉夫瓦（Richard Lavoie），《要當你的朋友好費功夫》（*It's So Much Work to Be Your Friend*）作者

上百萬人因為這種類型的自閉症而苦不堪言，這個故事動人心弦，而且如降甘霖來的正是時候。

——《猶他晨報》（*Deseret Morning News*）（鹽湖城）

如果你想認識亞斯伯格症的真面貌，讀這本書就是正確選擇。

——斐樂麗·帕瑞迪茲博士（Valerie Paradiz, Ph.D.），《以利亞之杯》（*Elijah's Cup*）與《聰明的閨女》（*Clever Maids*）作者

此書獻給你們，親愛的讀者。

瑪麗與傑瑞

給我的兩顆小彗星：泰克斯跟艾拉小姐。

願你們永遠炯炯燃燒。

強尼·達德

序言

你在接下來幾百頁裡所要踏上旅程，本質上是個愛的故事。如同別人所經歷過的一樣，我們的長程冒險之旅也循著一條迂迴的路徑，而因為我們兩人都有亞斯伯格症，所以更加舉步維艱。腦袋正常的情人遇上減速路障般的難處時，換成我們就會身陷溝渠般的窘境裡。有不同神經線路的人可能會在地平線上瞥見幾朵暴風雨雲，可是我們放眼無物、盡是黑暗。連最微小的事情都能將我們兩人撕裂開來。

這故事講的是，當兩個亞斯伯格症患者陷入愛河時，會有什麼際遇。我們得靠自己摸索。我們沒有路線圖可依循，而能指導我們抵達終點時該怎麼辦的指南手冊卻少之又少。一次又一次，我們踉蹌跌跤，憑著自己的力量爬起來，說服自己：我們已經學到教訓，不會重蹈覆轍。然而，當我們自以為踩對了腳步，卻又一次次地摔跤。我們很快瞭解到，愛情並非為內心軟弱的人所設。

可是有趣的是，我們沒人願意拿一路經歷的愁苦勞煩跟其他東西交換。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熬過的旅程不僅教導我們關於對方的珍貴奧秘，也讓我們對自己有了千金難換的洞見——效果遠比任何治療師或輔導人員能做到的更好。我們都學到，就因為我們腦袋天生的結構不適合愛情，但不表示我們的心就不是。當然更不表示我們無法學習怎麼愛。紛擾多事的旅程教導我們，要想吸引滿懷愛意的伴侶，第一步就是要找到愛自己的方法。到底該怎麼愛自己，隨個人拿捏，不過

有一件事確切不移：你若不能愛自己，那又怎能期望別人愛你？

說我們的故事獨一無二其實不盡然。外面有很多孩子、青少年和成人跟我倆一樣，因為自覺與常人不同、不討人喜愛而絕望。他們認命了，說服自己相信命中注定要這樣過一輩子，永遠不覺得有人能接受他們的真面目。我們一致希望，患有亞斯伯格症的人（以及其父母、朋友與看護）能夠認識隨著人際關係而衍生的困難，這樣就能對症下藥，而不是灰心喪志地掉頭逃開。因為有亞斯伯格症的人也可以享有美妙的關係。我們能以神奇的方式體驗愛，這種方式是腦袋正常的弟兄姐妹們永遠無法認知或瞭解的。愛能將你提升到超乎你覺得可能的程度；以某種方式將你與世界連結起來，這個方式是要等你親身經歷才能領悟。

一旦你嚐過愛的滋味，你就再也無法退而求其次。

第一章

加州

威尼斯海灘 一九九九年三月

安眠藥在幾個小時以前就該起作用了。我吞了六十顆左右，祈禱安眠藥能把我帶離人生走到如今所演變而成的一切。所有的細節我都徹頭徹尾想過了。因為怕好幾天都沒人發現我的屍體，所以我事先寫好一張小紙條、倒了好幾磅的種子給我的寵物鳥。接著把床的帷幕拉上，然後在威利太太旁邊蜷起身子。威利太太是我的巨型填充鯨魚娃娃。帷幕的另一邊，就在外頭的玻璃拉門旁邊，我的鳥兒靜靜停棲、向外盯著煙霧。門上積了厚厚一層塵土，週日下午的車流讓拉門隆隆震響著。我覺得牠們心知肚明。

今天過得不怎麼順。老實說，對於忍受了一輩子日日不順的人來講，過去這兩年創新低地淒慘。正當人生似乎逼近值得一活的邊緣時，每件事情卻都失控變了調。瑪麗走了，一去不回。昨天是她的生日。我閉上雙眼，靜候事情發生。我只知道自己不想一人孤伶伶地度過餘生。不確定為何要花這麼久的時間。看來，吞服那麼多藥，肯定能一舉成功。有這麼一刻，我竟對六十這數字著了迷，思索著這數字多有趣啊，從沒料到自己會因這個數字而死。六十是二乘二乘三乘五的結果。圓內切六邊形，六邊形每一邊所涵蓋的弧形是六十度。每一邊與圓形半徑等長，而六邊形由六個等邊

三角形連結而成。把它們全部向外翻的話，還會多得六個三角形，那麼總數成了十二，就形成大衛之星，每個等邊三角形代表著以色列的一個部落……可是，過了一會兒，我了解自己根本沒心情去做計算或思考數字。房間開始靜了下來，車流的噪音模糊了點。我心想自己是否正慢慢失去意識。

我躺在那裡，試著別去回想。可是這樣簡直是自作孽。我花了一生才找到瑪麗，可是現在她卻離開了。我們結婚才五年，就一敗塗地。她搬回土桑市，而我困居於此。幾個月前，我們好像有可能復合，可是沒撐多久。真不知自己當初何必抱那麼大的希望。注定就是行不通。至少現在不行。可是曾經真的可以……

我還記得自己舉辦的那場萬聖節舞會，就是我初遇瑪麗·玫諾的那次。那年是一九九三，恰巧是四十三的平方加十二的平方的總和。當你把四十三跟十二加起來，會得到五十五，也就是瑪麗出生的年份——一九五五。我們初識那天，是那年的第二百八十九天，正是十七的完美平方數。十七這數字也很獨特，因為它是質數，而且你可以在圓裡面切一個十七邊形，這很稀有。

我花了好幾週的時間想用垃圾袋跟紙張做一件鯨魚道具服。弄出來的成果可笑又可悲。一條條報紙跟一段段鐵絲網垂在一側晃來盪去。整個看來就像殘骸。最後，在舞會上，我無論走到哪兒，背後都得拖著像個漏氣的軟式小飛艇的道具服。不過這件道具服倒也提醒我，AGUA¹這組織有多神奇。雖然道具服看來荒謬透頂，人人還是讚不絕口。大家似乎瞭解我的企圖，而我膽敢做

1 全名為 Adult Gathering, United and Autistic (自閉成人團結聯盟) 是成人支持團體，主要開放給自閉症患者，但是凡是有興趣且能在這個團體覺得自在的人，也歡迎參加。

這麼大手筆的嘗試，他們都為我感到驕傲。這種無條件的支持——不論個人成敗——成了我最喜歡 AGUA 的原因之一。

第一次瞥見瑪麗時，我正站在走廊上等著用廁所。我感覺膀胱就要爆破了。瑪麗打開廁所的門走了出來。讓我驚豔的第一件事，就是她那件迷人的淺紫色蕾絲洋裝。好幾個月前，她拿拋棄式剃刀把頭髮全剃光了。當然，我那時不知情，因為她用看來很誇張的莫札特式假髮蓋住頭皮。一簇粉白色捲髮垂在她的肩膀附近彈躍著。等我好不容易從廁所出來時，瑪麗已經沒入起居室。她正在跟我的小組成員閒聊。有好一會兒我望著她，很驚訝她竟能讓滿室生輝。我從沒見過這種事。當我終於鼓起勇氣去做自我介紹時，我嘴巴吐出的頭幾個字是：「你是什麼時候出生的？」

一抹微笑悄悄溜過她的臉龐。「一九五五年三月六日，」她答道。

我沒花多少時間就算出答案了——跟吸氣所需要的時間差不多。「一九五五年三月六日，是週日，」我興奮地大喊。「跟一八三六年三月六日的阿拉莫圍城，結束那天，相隔了一百一十九年。」

瑪麗把兩手合拍。「好酷唷，」她咯咯笑著。「我猜你也是『學者』，嘍？」

2 The Alamo，美國獨立戰爭末期，美國德州仍在墨西哥的統治之下。為了鎮壓當地移民獨立的呼聲，墨西哥派兵平息騷亂，一路風行草偃，但在阿拉莫那裡遭到頑強抵抗，圍城足足十三天。雖說阿拉莫的勇士們全數慘遭殲滅，但墨西哥軍隊也遭重創。之後美方援軍抵達，擊潰敵軍，使德州得以宣布獨立。

3 savant，指的是「autistic savant」（自閉學者），患者有主要的心理疾病、性格異常或情感障礙（如自閉症），但擁有與他的障礙全然相對而且驚人的心理運作能力。部份自閉症患者的認知能力，甚至超乎常人，具有極強數字記憶能力、美術、音樂等特殊能力，即為自閉學者。

她的嗓音啊！我從沒聽過那種聲音。聽起來女性化十足。是女人的嗓音錯不了——跟我在支持小組的聚會裡習慣聽到的完全相反。參加這些聚會的女性，有半數只是名義上患有自閉症。因為她們迫切想融入某個團體，所以假冒成我們的一員。但是她們很突兀，就像珍古德坐在叢林裡跟猩猩們作伴時那樣。可是瑪麗只消開口，你就曉得她與眾不同。她說的話，還有她把話語串接起來的方式，就有那種真正喜愛傾聽別人說話的味道，這點錯不了。

瑪麗有個怪異的習性，那就是她老覺得別人很有趣。這點對患有亞斯伯格症的人來說是個很罕有的特質。亞斯伯格症是一種神經學上的疾病，常會把患者關在閉鎖孤絕的個人宇宙裡。我花了一輩子的時間，想弄懂這個常讓人備感寂寞的怪異空間。腦袋正常的人要我描述自己的情況時，我總是用這個類比：把「正常」想像成純淨的水。現在試著把自閉症想成威士忌。而亞斯伯格症就介於這兩者之間。跟自閉症比較起來，有亞斯伯格症候群的孩子通常會在適當的年齡學習說話，雖然他們講事情的方式聽起來不一定跟其他孩子一樣。他們學習自助技巧（像是綁鞋帶以及刷牙）的時間也跟其他孩子相同。患有亞斯伯格症的人當中有許多之所以沒被診斷出來，就是因為我們利用自己的興趣找到某種生存的辦法：我們雖然有點「脫線」，可是別人會諒解。

這種「脫線」的情況在社交溝通的領域上最明顯。我們亞斯伯格症患者可能很聰明、在校表現優良，而且能保有工作，但是同時卻在社交上遲鈍的不得了。舉例來說，大部分的男人与女生約會不超過三次，就能讀懂對方沒興趣的暗示。可是我的個人紀錄是十四次。這項壯舉逼得某個不幸的女生把我們本來一起修的數學課退掉。有亞斯伯格症候群的男人（有些研究估計男與女

的比率為四比一）常常要不是從來就鼓不起勇氣去約會，不然就是超乎理性、過度狂熱地追求某人。他們相信自己的興趣與投入終究會贏得對方的心。不過，少有人如願。

除了擁有一般到高於一般的智力之外，亞斯伯格症患者通常會集中火力在有限又強烈的興趣上。跟亞斯伯格症患者對話很快就會讓人喪氣，因為他會不顧對方想要討論什麼話題，然後不厭其煩地想辦法把對話帶回自己特定的興趣領域上。他們也常照字面意義理解事情，對微妙的身體與語言暗示視而不見。他們在社交上的缺陷常常很極端：要不是講話音量太大，不然就是聲音微弱到聽不見。他們要不是目光接觸過多，不然就是完全沒有。換句話說，講到跟別人打交道這件事，住在亞斯伯格症星球上的我們就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初識瑪麗之後的幾週，她打電話來問一個我幾十年都沒聽過的問題，讓我震驚又困惑，更直覺不可思議：「你想，我們能不能找個時間出去走走？」幾天以後，我們跳上開往洛杉磯郡動物園的公車。我倆共處的第一個午後時光，我們在困守獸籠的動物之間漫步，我真想捏捏自己、看看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這輩子跟別人相處時，從沒這麼自在過，更別提對象是女人的時候了。

很久以前，我早已無奈地接受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那就是我可能得獨自度過下半輩子。這個可能性讓我傷心欲絕，單是想到這點就能馬上讓我脾氣壞起來。我大學畢業以來，幾乎每天都會花點時間做白日夢，想像跟某個女人陷入熱戀的感覺如何——你在雜貨店販售的平裝本羅曼史裡讀得到的愛情，或是電影裡面的那種愛情，兩個人手握手、歡笑著，一面在苜蓿田裡跑跑跳跳。可是我覺得自己窮途末路了，對於形單影隻感到厭煩至極。老是想不通為何總覺得有一堵隱形的

牆環繞著我，讓我無法跟其他人類產生連結，這點也讓我生厭。

瑪麗扭轉了這一切。她將我的太陽系上下翻轉、猛力搖撼，讓所有的星球翻滾出來。等我們第二次約會的時候，很明顯地我的生命再也不同於往。從那時起，我真的開始相信，我已經遇到自己能共度一生的女人。第二次約會是在該年的第三百四十四天，是週五，就在一九九三年的十二月十日。瑪麗三十八歲；我四十五歲。我倆已經結識五十五天了，我覺得再恰當也不過了，因為一九五五年是瑪麗出生的那年。更不可思議的是，如果你拿五十五這個數字，然後把它乘以一天的鐘點數，也就是二十四，你就會得到一千三百二十。四分之一哩恰巧就有那麼多呎。我在高中時期最愛的田徑項目就是四分之一哩。

我們的約會在西洛杉磯鳥類俱樂部的月會上開始。我是會員。瑪麗不是。我們初初知道對方也飼養雞尾鸚鵡時，大為撼動。可是等我們從震驚當中恢復過來時，這個地方似乎是會面的最佳地點。好幾年以來，當我們沒有對象可以求助時，這些外放得不可思議而且忠誠的生物就是我們唯一的友人。你走出前門時，牠們一臉憂心；你回到家時，牠們興奮難抑。

等鳥類俱樂部的聚會結束後，我們趕上一輛巴士。巴士帶我們越過市中心，到我位於聖塔摩尼卡、雜亂地無可藥救的公寓。那晚的空氣跟十二月份根本不搭軌。那晚很暖和。不過話說回來，也可能只是因為我神經緊繃，所以讓地球顯得更熱。不管原因為何，跟一個百分之百的女人站得這麼近，讓我的腦袋運轉過度。這麼親密、如此美妙的事情似乎即將展開，我已有好幾十年都沒這種體驗了。我們站在前門，我笨拙地打撈鑰匙。好了，傑瑞，再來呢？你該要邀請她進來嗎？然後呢？也許看看她想不想坐在你的髒沙發上？或許跟她閒談一下？然後就行動。再來試著

親親她……可能有用。

腦袋裡的聲音把我弄得暈頭轉向。「我有個點子，」我脫口而出，一面把鑰匙塞回口袋裡。「我們散步去峭壁那邊吧。我想那邊可能有你喜歡看的東西。」

「走吧。」瑪麗大笑。她彎起嘴唇，露出我所見過最完美的微笑。每次她一閃現這種笑容，我的心就狂跳不已。

所以，我們兩人就開始沿著街道步向公園，地勢高的公園向下俯瞰著太平洋。我們才走幾步，我就突然注意到一件事。我這輩子從來不曾這麼有生命力，我跟別人相處以及自處從沒如此自在過，我不急著把內心深處正在醞釀的宇宙隱藏起來，可是在我以前勉強撐過的約會裡從未有過這種情形。瑪麗跟我沿著蒙大拿大道邁步走著時，我突然有種感覺，彷彿我這輩子一直困鎖在小小的牢房裡，而一眨眼之間，牢房的牆壁卻消失了。恢復自我的解放感讓人為之目眩陶醉。我不再需要偽裝成別種人、某種世人會視為正常的人。

幾分鐘以後，我們恰巧在一家乾洗店前面看到有輛修復得很美的五七年Corvette停在那裡。附近街燈的光線照在無暇的白色車身上，發出閃閃反光。瑪麗跟我站在那裡欣賞它。在我意識到以前，我正望著Corvette車蓋反射出來的光芒，把瑪麗帶有草莓色的假髮映得一片火亮。我的一串思緒馬上就像骨牌效應一樣，在腦袋裡爆炸開來。這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吧！一切都太完美了。像瑪麗那樣的女人對我這種男人是不會有興趣的。有個聲音要我拔腿就跑、別再回頭，可是我下了決心不去理會這個聲音，然後抬起腳，輕輕碰一下Corvette的車牌。瑪麗往下快瞥一眼車牌的那一堆數字跟字母，接著帶著探詢意味望著我。

「你想要我弄車牌？」我問。

「來吧，」她笑了，充滿期待地合掌一拍。

「二VOR〇一三，」我宣布，接著很快地把數字從這一串東西挑出來——二〇〇一三。腦袋開始進行自我有記憶以來就一直在做的事。這幾個不同數字之間的連結與關係滾滾而出。「嗯，你知道，二〇〇一三這個數字真的很妙喔，」我解釋。

「為什麼？」瑪麗問。「什麼東西讓它那麼特別？」

「因為它的質因子是三、七跟九百五十三，」我說。「所以，如果你在黑傑克牌戲裡面有九百五十三次都得到二十一，那麼你贏到的就多得能買下一輛Corvette。」

到了這時候，我們又回到人行道上繼續漫步。雖然我的眼光不在瑪麗身上，可是我明白她正盯著我看。她雌鹿般的大眼睛所傳來的壓力，彷彿在我身上燒穿了一個洞。我不敢跟她四目交接。目光接觸的問題，我還滿嚴重的。向來都是。凝望別人的眼睛（即使只是一瞬間），感覺就像是站在摩天大樓的突出外牆上，往下望著一片空茫，嚇得我無法動彈，心想自己就要翻身跌落深淵了。那就是我不想費神去看她的緣故。我知道她能體諒。所以我只是繼續走著，在腦袋裡反覆想著那塊車牌，一次又一次地，彷彿它是某種由數字組成的咒語。

「二〇〇一三……二〇〇一三……二〇〇一三，」我喃喃唸著。「你知道嗎？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七日是這個世紀的第二〇〇一三天喔。」

「好酷喔。」瑪麗笑道。她的嗓音有種神奇的質地，從她喉嚨深處轟隆隆地傳上來。單是聽她的聲音，就讓我的臉頰一陣紅一陣白。我覺得自己好像快要換氣過度了。在我們前面那裡，我

瞥見一輛破舊的 Saab，擋風玻璃上有張停車收費單。那個車牌突然跳入我的眼簾。

「二 B Y N 四六七……二四六七是個質數耶，」我說，一面想也許我的數字把戲玩得太過火了。「你知道嗎？如果把二四六七換成二進位數字，最後會得到一〇〇一一〇一一〇〇〇一一？」我沒等瑪麗回答。我現在正在興頭上。火花簡直不停從腦裡直迸出來。沒有回頭的機會了。再更前面，我看到一輛豐田越野車的車牌，「三二九〇八……是我爸的生日——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我亢奮地說，停頓一下，趕緊吸口氣。「三月二十九日也是『鬥士』在一九一七年的生日，而且也是國務卿在一九七〇年生日的前一天……其實，國務卿是在東部時間三十日凌晨的十二點十五分、在維吉尼亞州出生的。所以是加州時間的二十九日出生。」

閉嘴啦，傑瑞。那就是我在腦袋裡所聽到的聲音——這個再熟悉也不過的聲音叫我在一切太遲之前，讓伴在身旁的美麗女子深信我是瘋子之前，別再胡言亂語了。我覺得自己可笑至極。我為何任憑數字這樣擺佈我呢？我怎麼可以讓自己得意忘形？

「抱歉，」我告訴她。「我不是故意講個不停的。」

我從眼角的餘光偷偷瞥看瑪麗的臉。我本來以為自己會看到極度不確定，甚至可能是厭惡的神情。可是當我驚見她臉上竟然掛著滿面的微笑時，我訝異地合不攏嘴。

「你在開玩笑吧。」她咯咯笑著。「別道歉。也別停。我愛極了。整個宇宙都是由數字組成

4 Man o' War (1917-1943)，被公認為是賽馬史上最偉大的一匹馬。